

抗美援朝 獨幕剝選



行發社版出化中

抗美援朝
獨幕劇選
韓齊生選編

第二集

文化出版社發行

1951

目次

、漢江月……………	一
祖國的孩子和母親……………	一九
模範家長……………	四三
全家光榮……………	五七
到光榮的崗位上去……………	七八
、再不麻痺了……………	九〇
、全世界人民心一條……………	一〇〇
匪特謠言害死人……………	一二六

漢江月

——獨幕劇

時間：

一九五〇年初冬。

地點：

朝鮮漢江的一個碼頭上。

人物：

美國軍官。（簡稱美）

朝鮮偽警長。（簡稱長）

警察。（簡稱警）

逃犯。(簡稱犯)

佈景：

後方有木欄一道，靠左是出口的石階。右方欄內有蠟燈一座。燈左放着兩個大木桶，一立一臥；欄外有一枝小樹，枝上只懸下幾片凍葉了。

幕啓：寒風吹着，敗葉飄舞，江上涼月初升。美軍官偕偽警長和警察順序從右上，美軍官直奔江邊，站在石階上，眺望。

警 警長！在這個桶上貼張佈告，行不行？

長 請示長官，你看怎麼樣？

美 好的！貼在這兒吧！

(偽警貼佈告，美軍官和偽警長觀察地勢)

長官！你看，這是一個漁船碼頭。這條水就是漢江。從這兒往西北可以通到江華灣；往東南可以到太白山，那就是游擊隊活動的地區了。

警 報告！佈告貼好了。

美 （仍在眺望）警長，念給我聽。

長 「美軍司令部、漢城警察局聯合佈告：今有匪軍游擊隊首領金志雄於本日凌晨越獄潛逃，該犯年三十餘歲，中等身材，北方口音，額前有傷痕一道。本軍、局懸賞美金五萬元捕拿。有人通風報信，因而拿獲者，賞一萬元。如有知情不舉，膽敢窩藏者，以附逆論罪。此佈！一九五〇年 月 日。」完結

美 （轉身）你們好好的幹吧！要能捉住這個逃犯，可就發了大財了。要是我捉到他，嚇！汽車、房子、女人、全有嘍！我就請求退休回國，過幸福的日子去了！哈哈……

警 警長！希望你能有這樣的好運氣，又陞官，又發財，你要喫肉，我不是也可以喝口湯嗎？

長 哪有這麼好的事！？

警長！我命令你留在這兒，看着碼頭，我還要到別的地方去視察。你要注意

來往的人；尤其要留神水上，不要放過奸細來，記住！

長 是！記住了！

警 （捲好餘下的佈告，提起漿糊桶）警長！我把提燈給你留下吧？你看，碼頭上這個燈也壞了。

長 不用！今天晚上有月亮。

警 長官！我們是不是該走了？

美 OK！

（僞警引美軍官向左方下）

長 （隨行至臺中，看二人去遠，獨語）漢城燒了三天，到現在，秩序還不能安定，游擊隊的頭兒又跑了。他們要是再打過來，說不定又成什麼局面哩！這差使真不好當啊！……可是我要能捉住他的話，弄到五萬美金，我就再也不幹這一行了；我也回家，跟我的爸爸、老娘、老婆、孩子們過幸福日子哩！（右方，有人影閃動）

長 站住！……你是幹什麼的？

（臺後答語）我是個要飯的，老爺！

長 黑天半夜你到什麼地方去要飯？快走！

（一老人，鬚髮斑白，步履艱難，走向碼頭）

長 回去！到碼頭那兒你跟誰要飯？回到街上去！

犯 老爺！我每天這會兒來，我是到江邊上去賣唱，唱給漁船上的人聽；街上沒有人聽了。我求求你，讓我下去做做生意，我還沒有吃飯哩！

長 不行！今天晚上誰都不准過去。

犯 那又爲什麼？

長 這兒已經臨時戒嚴了。

犯 那……那麼我就在這兒坐着吧！（坐石階上）

長 你怎麼這麼嗜睡，去你的吧！（抓逃犯衣領，將他推回去）

（摔倒在桶前，擡頭看見佈告，低聲讀）原來是這麼一回事呀！（邊起邊說）你讓我在這兒我都不幹。五萬美金，好大的一筆財喲！可是，我不玩兒命

！（跟跣退回原路）

長 啊？你回來！

（逃犯停步）

長 你嚟嘅什麼？

犯 我可知道他。

長 你知道他？

犯 啊呀！厲害得很哪！

長 怎麼個厲害法？

犯 老爺！你是不知道哇！這條伙身子骨兒挺棒，手底下又利落。五年前……噫，是五六年前，他還在中國的東北。他從十幾歲就在那兒。日本人佔了東北之後，他就跟中國的義勇軍一塊兒翻山越嶺的打仗。騎馬的本事真叫好，跳上跳下就跟玩兒一樣；跑起來飛快，像一溜煙兒似的。……老爺！我們是老鄉，都是清川江的人。這小夥子使船也挺有一氣，小船走起來像一隻箭，嗖！穩當極了。……這我都親眼看見過。前幾年，他回來過一次……

長 哦？馬上，水上，全行？……你說下去。

犯 不單是這個，他的槍法也好得很啊！雙手能取準兒。我記得那年日本人帶着一羣人下鄉徵糧，禍害婦女，把這小夥子惹惱了，他跟日本人幹起來。好漂亮啊！空手奪槍，十幾個人都圍不住他。老爺！你猜怎麼着？一槍一個，下下兒準；十幾個人，一個都沒廢。好槍法呀！你是沒有瞧見那個熱鬧呀！我可開了眼啦！那真得說是神槍手，要打哪兒就準是哪兒。這麼說吧！老爺！他要你的左眼，絕不會打到右眼上的。啊呀！好厲害！好厲害！

長 是不是就這麼讓他跑掉了？

犯 跑了！誰攔得住他？……官面兒上到處捉拿，可也不容易拿着啊……還有一回，也是這麼個天氣，剛入冬吧？嗯！對了！在春川的一個碼頭上，那天是朦朦的月亮。可不是麼！也有一位警長老爺看着碼頭。這位老爺儘管直眉瞪眼地看着水上頭，沒想到他冷不防地從後邊過來了，輕手蹣腳地搬起一塊大石頭，照着警長的後腦海上，叭噠的就是一傢伙，哎呀！腦漿迸裂，連人帶石頭，撲通一聲，全打到水裏去了！

長 他有這麼大的本事，我倒沒有聽說過。

犯 有！本事大得很，一個人決定對付不住他。啊！你一個人看着碼頭吧！這兒太危險，我可不能陪了。

長 等一等！……你真認識他？

犯 這是哪兒的話？我這麼大的歲數，憑白無故地哄你做什麼？……我是這麼想：你看着這邊，說不定他從那邊就過來了，這……

（偽警長恐怖地回顧）

犯 你瞧！我可是好心，信不信由你。

（偽警長沈吟）

犯 你要是不嫌我，我就陪着你。幫個小忙兒，壯壯膽子。反正今天晚上我上哪兒去也不行了。……你看過那邊，我幫你看這邊；不論他從哪一邊來，咱們全看得見。……老爺！你帶着槍沒有？你可得把槍收拾好了，……你的槍法怎麼樣？

長 湊合吧！

（逃犯坐在立桶之上，右望；偽警長神色不安地蹣跚着）

犯 老爺！你老這麼來回走着，不累嗎？歇歇吧！說不定今天晚上有什麼麻煩事哩！

長 你說有什麼麻煩事？

犯 誰料得到啊！我只是這麼想……老爺！抽袋煙吧！夜長着哩？

長 我有煙捲兒。

（二人相背而坐，吸煙。風吹落葉，遠方有大吠聲）

犯 （突然跳下來，張望）嘔！老爺！你看，那是什麼？

（僞警長躍起，拔槍；逃犯推他向前，自己退避）

長 沒有什麼！……原來是一隻狗。

犯 狗？……狗也把我嚇了一大跳。（回坐到桶上）

長 唉！吃這碗飯真不容易呀！刮風下雨，深更半夜，都得出來辦差使。整年整月地提心吊膽，說不定什麼時候就出亂子。……日本人在這兒的時候我就當警察。那會兒，什麼人見着我們都討厭；嘴裏不說，心裏也罵。好容易盼到日本投降，滿打算吃碗太平飯，差使好當了，生活得像個人樣；想不到美國

人又來了，兵慌馬亂，更不太平囉！……

犯 我也想不到……

長 你想不到什麼？

犯 我想不到你會有這麼一肚子的牢騷！……牢騷會子有什麼用？……夜長着哩！我給你唱個小調，解解悶兒，好不好？

（僞警長沉默，復坐桶上，左向）

犯 （唱民歌「異鄉寒夜曲」）離別到這裏，不知多少年啲！看留戀的祖國，望

了又望，眼前只是一片遼闊和渺茫。什麼時候，纔能看到故鄉的山河？靜靜的夜，冷冷的風啊！明月向西落。

（僞警長黯然低頭）

犯 老囉！唱這麼一段，就要咳嗽。（窺視，接唱）星光暗淡，獨自披衣起啲，悄悄向遠方。望了又望，眼前只是一片淒涼和悲傷。什麼時候纔能見到故人的容光？苦難的原野，辛酸的淚啊！只好奔異鄉。

長 不對！喂！你唱錯了。末了一句是：「苦難的原野，辛酸的淚啊！莫要奔異

犯 鄉。「你給唱成「只好奔異鄉」了。

犯 哦？奇怪呀！你對這個小調倒挺熟悉。

長 一點兒都不奇怪，在我的家鄉，人人都會唱這個歌兒。

犯 你的家鄉？……這麼說，你是平壤一帶的人了？

長 嗯！離平壤十幾里地的朴家鎮。

犯 啊喲！在不打仗的年頭兒，朴家鎮可是個好地方啊！那兒我可熟悉極了。……

：可是這會兒，唉！沒法兒說了，好慘哪！

長 你知道？

犯 我都知道，我是從那兒逃出來的。自從……

長 你先等一等，我跟你打聽一個人。

犯 打聽誰？

長 你知道朴家鎮大街東頭，有個小飯舖……

犯 不錯！是有個小飯舖。那家是老夫妻倆，跟前兩個兒子；大兒子不在家，好

像是在外邊當什麼差使。大兒媳婦挺好，又漂亮，又能幹；人緣兒好極了，

哪一方誰不誇。她在家幫助照應櫃上。二兒子，有二十好幾了，也幫助做買賣……

長 沒問你那些個，你說說，這會兒他們一家怎麼樣了。

犯 叫人好難過呀！自從美國軍隊到了那兒，可把朴家鎮糟蹋苦了。有這麼一天，幾個美國兵闖到飯舖去了，先把老老小小的都綁上了，翻箱倒櫃這麼一搜尋，簡直就是明火打劫啊！……一眼看見了他家的大兒媳婦，哎！大白天的就把她給強姦了。老頭子、老婆子氣得直罵，孩子嚇得連哭帶喊。好可恨的畜生！他們拿槍逼着，非叫老頭子姦兒媳婦不可！這羣美國野獸，在一邊喝酒，看着取樂。老爺你想，這他媽的是亂倫呀！老頭子怎麼能忍得了？……末了，這一家大小全叫他們給殺死了！

長 他家的少掌櫃哩？你快說！

犯 你是說他們家那個二兒子，是不？幸虧當時他沒在家。

長 他上那兒去了？

犯 他可是個好樣兒的，在美國鬼子剛要到的時候，就參加游擊隊了。

長（啜泣）啊！我的爸爸，我的媽媽，我的老婆孩子……

犯 你的爸爸，媽媽，你的老婆孩子？

長 是喲！你說的就是我家喲！

犯 老爺！我要知道那事情就是你家，我就不再說了。

長 萬也想不到，我家遭了這樣慘事！

犯 哼！你們那個朴家鎮，叫美國鬼子一把火給燒光了，遭了慘事的可不只你一家吧？朝鮮有多少家，多少人民都是這樣的遭遇啊！朝鮮人民犯了什麼罪？日本鬼子欺侮了咱們五十多年，到今天，美國鬼子來了，比日本鬼子還兇、還狠，殺人放火，姦淫劫掠，簡直就是一夥子土匪，誰說他們文明！……別看我是個老頭子，我是朝鮮人，我就要報這個血仇！

長 做夢也想不到，這等事也會落到我頭上！

犯 我看你也該醒醒了！你們的大頭子李承晚，這個混帳的賣國賊，他能保佑你全家嗎？哼！我看連他自己都保不住……

長 你怎麼對我說這種話？你到底是誰？

犯（冷笑）我不過是個賣唱的窮老頭子！

（水上有呼哨聲，漿聲。逃犯向月下張望）

長，你看見什麼沒有？

犯 沒有什麼！

（偽警長親自登階探視，似無所見，退下）

犯 哎喲！哎喲！你可真是一位好警長啊！真盡責！……我的老爺！這會兒我忽

然想到一件事：你的弟弟是一個游擊隊員，說不定今天晚上躲躲藏藏地，從這麼一個碼頭上想逃到什麼地方去。偏巧，你要是碰到他，你是爲了五萬美金把他捉住，送給殺了你們一家的美國鬼子呢，還是放了他，叫他報仇，叫他爲祖國的解放而鬥爭呢？

長 噢！你甭說了，甭說了！你的話，句句都扎我的心！……可哪能有這麼巧的事？

犯 這可誰也說不定。

（呼哨聲更響，更近。逃犯躍上石階，打呼哨）